



ヴィルヘルム，新戰士的名字，目前宅邸之中只有布勞一個人知道。他輕輕唸著這個名字，一次又一次的重複著，這是即將陪伴自己度過下個週期的戰士，然後在一切都準備就緒、上了軌道之後，自己將會把他託付給聖女之子引領。

「希望是位能好好愛惜自己的人……」雖說完全不是自己的責任，但看其他戰士們得用自己的鮮血，在自己身上畫上傷口來換取給予敵人強大的傷害，內心總是隱隱約約感到一陣刺痛。

會來到這邊的人……通常生前的生活無法以幸福來形容，大多數是帶著遺憾、怨念甚至是仇恨而逝，之後被聖女大人所挑選於這個世界重生。

然而，這群失去了記憶的死而復生者，真的清楚自己是為了什麼而在戰鬥著嗎？至少布勞自己就完全只是聽從著聖女大人的指令，沒有什麼特殊的理由。

他清楚聖女大人需要的是一個軍隊，但是人數急遽增加的速度讓他有些心慌，經常才將一位新戰士打理好，轉過頭又要再接手下一位。

大小姐多一分戰力固然是很好，但同時自己身上也增加了新的負擔，每位戰士對他來說根本是保固期無年限加上定期的維修和售後服務？

如果戰士還是個好戰份子或是惹禍精，那自己還要頭痛的東西就加上了宅邸的修繕費或者是其他戰士的抱怨，……話說明明就已經有康拉德這位神父了，為什麼一堆人告解還是硬要跑來暗房找他？

想到這，布勞再次把注意力放回新戰士的身上，仍舊呼吸平穩的睡著，短時間內理當不會醒來。

他又再次輕聲唸了數次戰士的名字，ヴィルヘルム，這樣對方醒來時自己應該能正確無誤的稱呼他。

=====

「想死嗎？」

「死不了。」

「回答我的問題，你、想、死、嗎？」

「……應該是想。」

那一瞬間，對方臉上似乎露出了一抹詭異的笑容。

「那麼，我只說一遍，你可要好好聽清楚喔。」

=====

劇烈的疼痛讓威廉清醒過來，像是被人給緊緊握住一樣，心臟正朝著他發出無聲的哀嚎，而他自己也是一樣，想要呼救，卻只能聽到自己口中發出不規律的喘息聲，連一個完整的單字也說不出來。

雙手緊壓著心臟的位置，痛楚讓他不自覺蜷起身子，身子也因為寒冷而止不住的顫抖，原本還模糊不清的意識在這段時間整理出了頭緒。

『啊啊……』早就是亡者的身份了，這陣痛苦是無法造成自己死亡的。況且……就算真喊出聲了，也沒有可以傳達的人。

就在威廉放棄似的閉上眼睛的下一秒，一股溫暖從他的額上傳來，伴隨著鈴聲以及一道溫和、略為稚嫩的嗓音，「既然不死，那就努力活下去吧，ヴィルヘルム。」

不可思議的，原本紊亂的心跳頻率隨著鈴聲逐漸緩和下來，他也總算找回了言語的能力，也總算看清了眼前的紫色輪廓「……你、是誰？」

對方沒有馬上回答，而是扶著讓他坐起身來，並在他身上多披上了幾件毛毯，最後將一杯裝著特殊味道液體的杯子遞給了他，「迷迭香，雖然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應該是對現在的你有幫助。」

「謝謝。」不置可否，威廉道謝後接過杯子小口小口的啜飲，壓住體內殘存的噁心感，對方笑了笑，接著朝他深深一鞠躬，「方才失禮了，容我補上自我介紹，我是布勞，緣起的引路人。」

「接下來的時間，我會協助你適應這裡的生活，一直到尋回記憶重回現世為止。」少年露出人畜無害的笑容，同時伸出了手。「請多指教，威廉先生，雖然甦醒是這種狀況，但是您沒事真是太好了。」

少年知道他的名字讓威廉稍微愣了數秒才伸出手握住「請...請多指教。」

=====

或許，活著也不是什麼壞事。